



請佛住世的因緣

多寶佛為什麼會入涅槃？因為在他涅槃之前，沒有人請他說法。《大智度論》卷七，提到多寶佛：「有諸佛無人請者，便入涅槃而不說法。如《法華經》中多寶世尊，無人請故便入涅槃。後化佛身及七寶塔，證說《法華經》故，一時出現。」

我們可能會想：都已經成佛了，怎麼會沒人請他說法呢？這就好比大家都知道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寶」，但如果沒有人恭敬相請，長者未必會被當成寶。

同樣的，倘若諸佛無人誠心禮敬勸請，他就會入涅槃不說法。

「請」的意義

這個「請」字，是有深意的，〈普賢十大願〉裡，「請」就出現兩次，分別是第六大願「請轉法輪」、第七大願「請佛住世」。

「請」代表眾人的祈請心願，《佛本行集經》記載，佛陀成道時，他思考自己究竟是要入涅槃，還是在世間度化眾生？此時梵天前來代眾生請願，請轉法輪、請佛住世，佛陀這才決定留在世間弘揚佛法。

後來陸續有修行的七眾弟子、教團的建立，都是以此為開端助緣，展開至今兩千多年的佛法流傳，也讓往後的芸芸眾生都能有聽聞佛法、脫離煩惱的機會。

然而《遊行經》記載，佛陀將入滅時，他因為吃了周那供養的毒蕈菇，腹瀉不止，於是告訴阿難，今年的夏安居圓滿，就要入滅了。此時阿難聽聞後，卻是毫無反應，並沒有請佛住世。

眾人後來驚訝地問阿難：「你怎麼沒有請佛留下呢？」

阿難迷迷糊糊說：「我也不曉得怎麼回事。」

儘管阿難並沒有「請佛住世」，但佛陀還是在世間多留了三個月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等著最後要度的人。⁽¹⁾

佛陀涅槃時至的最後說法

《雜阿含經》記載，須跋陀羅是一百二十歲的外道，最初修學外道，即使已得到五種神通，但並沒有解脫。須跋陀羅一直沒有機會親近佛陀，直到聽說佛陀將要入滅，他才趕快去求見佛陀。

這時，阿難擋著須跋陀羅，說：「佛陀今日很疲憊了，別打擾他。」

須跋陀羅再三懇請：「我都這麼大把年紀，120歲了，請給我這個機會。」

佛陀在裡面聽到他們的對話，就跟阿難說：「你就讓他進來吧！」

須跋陀羅見到佛陀後，先說明自己是資深外道領袖，接著問：「我年紀這麼大了，修道都沒有完成，接下來再去親近哪些高僧如何啊？」

佛陀說：「我把最後的時間留給你了，現在要問的重點不是該親近誰，你真正想問的是什麼？」

須跋陀羅就問：「我要修什麼才能解脫？」於是佛陀為他講八正道，須跋陀羅即得具足戒，當下就證得阿羅漢果，不再受生死纏縛。須跋陀羅因為不忍見佛陀入涅槃，於是自己比佛陀還更早入了涅槃。⁽²⁾

活著是相互需要 彼此提攜

很多人跟我說，家裡的老人家覺得自己沒人理會，很落寞，忍不住發牢

騷：「我就想要趕快走了啦！」生命歷程的尾聲，落得「不是不走，只是不斷氣」。想想看，如果一個人活著，不被關注、不被需要，實在沒什麼意思！人活著要被需要，才活得愉快。就像去球場，你光是在場邊看，打球的人就會更賣力，終於有人做他的觀眾，是不是啊！

曾經有一位居士，他看法師生病後病懨懨的，整天提不起勁，於是靈機一動，拿著《金剛經》去請教：「師父，《金剛經》這一段要怎麼理解？」法師一聽有人來請教，活力都來了，講得興高采烈。這位居士又說：「我上一次聽這段，好像有另一層意思，師父是不是可以多講一些？」這樣一來，反而是他在引導法師。

世間就是這樣，你雖然有自己的長輩、老師、師父，但彼此之間都是相互需要、相互提攜。

佛陀那時因為有梵天請轉法輪、請佛住世，讓佛陀念及眾生，願意留在世間弘法；多寶佛同樣是心繫眾生，倘若那個時候有人請多寶佛說法、請佛住世，做他的觀眾，他是會願意在世間多留一些時日的。

- (1) 《長阿含經》卷2：「如來坐已，阿難敷一小座於佛前坐。佛告阿難：『諸有修四神足，多修習行，常念不忘，在意所欲，可得不死一劫有餘。阿難！佛四神足已多修行，專念不忘，在意所欲，如來可止一劫有餘，為世除冥，多所饒益，天人獲安。』」

爾時，阿難默然不對，如是再三，又亦默然。是時阿難為魔所蔽，矇矓不悟，佛三現相而不知請。佛告阿難：『宜知是時。』阿難承佛意旨，即從座起，禮佛而去。去佛不遠，在一樹下靜意思惟。其間未久，時，魔波旬來白佛：『佛意無欲，可般涅槃，今正是時，宜速滅度。』

佛告波旬：『且止！且止！我自知時。如來今者未取涅槃，須我諸比丘集，又能自調，勇捍無怯，到安隱處，逮得己利，為人導師，演布經教，顯於句義。若有異論，能以正法而降伏之。又以神變，自身作證。如是弟子皆悉未集。又諸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普皆如是，亦復未集。今者要當廣於梵行，演布覺意，使諸天人普見神變。』

時，魔波旬復白佛言：『佛昔於鬱鞞羅尼連禪水邊，阿遊波尼俱律樹下初成正覺，我時至世尊所，勸請如來可般涅槃：「今正是時，宜速滅度。」爾時，如來即報我言：「止！止！波旬！我自知時，如來今者未取涅槃，須我諸弟子集，乃至天人見神變化乃取滅度。」佛今弟子已集，乃至天人見神變化，今正是時，何不滅度？」佛言：「止！止！波旬！佛自知時不久住也，是後三月，於本生處拘尸那竭娑羅園雙樹間，當取滅度。」時，魔即念：『佛不虛言，今必滅度。』歡喜踊躍，忽然不現。魔去未久，佛即於遮婆羅塔，定意。』（《大正藏》冊1，第1號，頁15中15-下20。）

《長阿含經》卷3：「爾時，世尊即詣講堂，就座而坐，告諸比丘：『汝等當知我以此法自身作證，成最正覺，謂：「四念處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四禪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賢聖八道。」汝等宜當於此法中和同敬順，勿生諍訟，同一師受，同一水乳，於我法中宜勤受學，共相熾然，共相娛樂。比丘當知我於此法自身作證，布現於彼，謂：「《貫經》、《祇夜經》、《受記經》、《偈經》、《法句經》、《相應經》、《本緣經》、《天本經》、《廣經》、《未曾有經》、《證喻經》、《大教經》。』汝等當善受持，稱量分別，隨事修行。所以者何？如來不久，是後三月當般泥洹。』」

諸比丘聞此語已，皆悉愕然，殞絕迷荒，自投於地，舉聲大呼曰：『一何駭哉！佛取滅度。一何痛哉！世間眼滅。我等於此，已為長衰。』或有比丘悲泣躑躅，宛轉嗥咷，不能自勝，猶如斬蛇，宛轉迴遑，莫知所奉。

佛告諸比丘曰：『汝等且止，勿懷憂悲。天地人物，無生不終，欲使有為不變易者，無有是處。我亦先說恩愛無常，合會有離，身非已有，命不久存。』爾時，世尊以偈頌曰：

『我今自在， 到安隱處； 和合大眾， 為說此義。
吾年老矣， 餘命無幾； 所作已辦， 今當捨壽。
念無放逸， 比丘戒具； 自攝定意， 守護其心。
若於我法， 無放逸者； 能滅苦本， 盡生老死。』

又告比丘：『吾今所以誡汝者何？天魔波旬向來請我：「佛意無欲，可般泥洹，今正是時，宜速滅度。」我言：「止！止！波旬！佛自知時，須我諸比丘集，乃至諸天普見神變。」波旬復言：「佛昔於鬱鞞羅尼連禪河水邊，阿遊波尼俱律樹下初成佛道，我時白佛：佛意無欲，可般泥洹，今正是時，宜速滅度。爾時，如來即報我言：止！止！波旬！我自知時。如來今者未取滅度，須我諸弟子集，乃至天人見神變化，乃取滅度。今者如來弟子已集，乃至天人見神變化，今正是時，宜可滅度。」我言：「止！止！波旬！佛自知時，不久住也，是後三月當般涅槃。」時，魔即念：「佛不虛言，今必滅度。」歡喜踴躍，忽然不現。魔去未久，即於遮波羅塔，定意三昧，捨命住壽。當此之時，地大震動，天人驚怖，衣毛為豎，佛放大光，徹照無窮，幽冥之處，莫不蒙明，各得相見。我時頌曰：

「有無二行中， 吾今捨有為；
 內專三昧定， 如鳥出於卵。」』

爾時，賢者阿難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長跪叉手白佛言：『唯願世尊留住一劫，勿取滅度，慈愍眾生，饒益天人。』

爾時，世尊默然不對，如是三請，佛告阿難：『汝信如來正覺道不？』

對曰：『唯然！實信。』

佛言：『汝若信者，何故三來觸嬈我為？汝親從佛聞，親從佛受：諸有能修四神足，多修習行，常念不忘，在意所欲，可得不死一劫有餘。佛四神足已多習行，專念不忘，在意所欲，可止不死一劫有餘，為世除冥，多所饒益，天人獲安。爾時，何不重請，使不滅度？再聞尚可，乃至三聞，猶不勸請留住一劫，一劫有餘，為世除冥，多所饒益，天人獲安。今汝方言，豈不愚耶？吾三現相，汝三默然，汝於爾時，何不報我：「如來可止一劫，一劫有餘，為世除冥，多所饒益。」且止！阿難！吾已捨性命，已棄已吐，欲

使如來自違言者，無有是處。譬如豪貴長者，吐食於地，寧當復有肯還取食不？」

對曰：『不也。』

『如來亦然，已捨已吐，豈當復自還食言乎？』」（《大正藏》冊1，第1號，頁16下8-頁17中17。）

- (2) 《長阿含經》卷4：「是時，拘尸城內，有一梵志，名曰須跋，年百二十，耆舊多智，聞沙門瞿曇今夜於雙樹間當取滅度，自念言：『吾於法有疑，唯有瞿曇能解我意，今當及時自力而行。』即於其夜，出拘尸城，詣雙樹間，至阿難所，問訊已，一面立，白阿難曰：『我聞瞿曇沙門今夜當取滅度，故來至此，求一相見。我於法有疑，願見瞿曇，一決我意，寧有閑暇得相見不？』」

阿難報言：『止！止！須跋！佛身有疾，無勞擾也。』

須跋固請，乃至再三：『吾聞如來時一出世，如優曇鉢花時時乃出，故來求現，欲決所疑，寧有閑暇暫相見不？』

阿難答如初：『佛身有疾，無勞擾也。』

時，佛告阿難：『汝勿遮止！聽使來入，此欲決疑，無媿亂也，設聞我法，必得開解。』

阿難乃告須跋：『汝欲覲佛，宜知是時。』

須跋即入，問訊已，一面坐，而白佛言：『我於法有疑，寧有閑暇一決所滯不？』

佛言：『恣汝所問。』

須跋即問：『云何？瞿曇！諸有別眾，自稱為師，不蘭迦葉、末伽梨憍舍利、阿浮陀翅舍金披羅、波浮迦旃、薩若毘耶梨弗、尼捷子，此諸師等，各有異法，瞿曇沙門能盡知耶？不盡知耶？』

佛言：『止！止！用論此為，吾悉知耳。今當為汝說深妙法，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。』

須跋受教，佛告之曰：『若諸法中，無八聖道者，則無第一沙門果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沙門果。須跋！以諸法中有八聖道故，便有第一沙門果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沙門果。須跋！今我法中有八聖道，有第一沙門果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沙門果，外道異眾無沙門果。』爾時，世尊為須跋而說頌曰：

『我年二十九， 出家求善道； 須跋我成佛， 今已五十年。
戒定智慧行， 獨處而思惟； 今說法之要， 此外無沙門。』

佛告須跋：『若諸比丘皆能自攝者，則此世間羅漢不空。』

是時，須跋白阿難言：『諸有從沙門瞿曇已行梵行，今行、當行者，為得大利。阿難！汝於如來所修行梵行，亦得大利，我得面覲如來，諮問所疑，亦得大利。今者，如來則為以弟子而別我已。』

即白佛言：『我今寧得於如來法中出家受具戒不？』

佛告須跋：『若有異學梵志於我法中修梵行者，當試四月，觀其人行，察其志性，具諸威儀無漏失者，則於我法得受具戒。須跋！當知在人行耳。』

須跋復白言：『外道異學於佛法中當試四月，觀其人行，察其志性，具諸威儀無漏失者，乃得具戒。今我能於佛正法中四歲使役，具諸威儀，無有漏失，乃受具戒。』

佛告須跋：『我先已說在人行耳。』

於是，須跋即於其夜，出家受戒，淨修梵行，於現法中，自身作證：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得如實智，更不受有。時，夜未久，即成羅漢，是為如來最後弟子，便先滅度而佛後焉。」（《大正藏》冊1，第1號，頁25上1-中26。）